

记忆犹存绿挎包

■李根萍

记忆 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周末清理衣物,意外地翻出一个绿挎包,如获珍宝,瞬间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,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情感的闸门……

这个军绿色的挎包和我的军龄相同,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了,经过时光的冲刷,除两条帆布带顶头的铁片和扣槽铁片有些生锈外,包的颜色依然碧绿如初。

我清晰记得,这个挎包是33年前的秋天武装部发服装时一并送到我家的。在一堆散发出樟脑气味的衣物中,我首先看中的是这只军挎包,急不可耐地挎在了肩上,在家中正屋的大厅里,兴奋地走了好几个来回,才取下来。

儿行千里母担忧。母亲见我如此喜欢这包,又怕到部队和别人的混在一起认不出来,就用红线在上面缝了个“三”字。因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三,或许她用意是这个。到部队睹物思人,感到母亲的这个“三”字犹如三条红线,一条连着故土,一条连着小家,一条连着日夜想儿的娘。无论我走多远,看见这三条红线便会想起娘,记得回家的路,念着我养我的小山村。

白霜如雪,红花耀眼,锣鼓喧天。我背着娘缝上“三”字的绿挎包,踩着山村满地的红叶,一步三回头地挥别家人,从小山村出发,来到了闽南漳州的军营,从此绿挎包陪伴着我在异乡成长的每个日子。

连队是直线加方块的生活,物品一律要整齐摆放,挎包挂在墙上成一直线,里面存放的物品也有规定,多余的东西都要拿出来,平时包里多存放雨衣、背包带、针线包和帽子等物品。

此时,我轻轻打开这个从小山村带出来的绿挎包,翻盖后面娘用红线缝的“三”字依然清晰可见,包正面上

方的边沿处还有一个用红线缝的名字。这是班长李驰亲手给我缝的。当时全连的战友都用同样的包,有时搞活动堆在一起经常拿错,连队就要求大家缝上自己的名字,可我家从未做过针线活,不由得有些犯难。李班长得知后就对我说:小李,不要着急,有空我来帮你缝。

星期天早饭后,班长提着个小马扎,带着我坐在连队门口的芒果树下,开始给我缝名字。班长是江西铅山人,身材魁梧,一双大手投弹打枪玩单双杠抡大锹样样出色,可我发现他做针线活却不在行,捏着这根小小的针,怎么也使不上劲。他帮我缝名字时,针不时地扎到他的手,每当这时他就会“啊”地叫一声,然后迅疾将手放嘴边吹一吹,笑一笑又继续缝。就这样一针一线,一叫一笑,总算把我名字缝好了。

如今抚摸着这鲜红的名字,我不由得想起了亲如兄弟的大个子班长,想起了新兵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那份战友情深经岁月酿造,如陈年美酒,历久弥香。

军人的挎包可以说是万能包。学习时是书包。至今包的前后都有多处蓝墨水浸染的痕迹。当时连队政治学习和文化辅导较多,这些活动都要求统一背上挎包,里面装着钢笔和本子,为的是记录方便。那个年代的钢笔质量一般,有时尽管钢笔帽旋紧了,还是会滴出墨水。我业余时间多用于看书写作学习,天天用包装书和学习用品,可说是天天与绿挎包形影不离。

外出时是购物包。那时我们星期天外出时都会背上绿挎包,部队要求右肩左斜挎,两人成一排,三人要成一列,不符合这要求,路上的纠察会及时纠正。部队驻扎在光明山下,从我所在的炮营出发,走过一段长长的沙子路,两旁是绿油油的菜地和茂密的甘蔗林。仅七八分钟,就来到团部门口的军人服务社。服务社有一排平房,临近公路边,保障还算齐全,有条件的战友

可给家里打个电话,当时我家和邻居家都没有电话,难以实现这个愿望。不过我喜欢进照相馆里照个相,寄给家人或女朋友。于我,外出时更多的是采购信纸信封、牙膏、墨水和电池之类的日用品。

那时仅8元津贴费,常常捉襟见肘,每月只能集中办一两件事。但这都不影响心情,好不容易可以请假出来,就是随便走一走看一看,心情也格外愉悦。我好奇地到这个店里看看,到那个馆里瞧瞧。营业员多是团机关干部的家属,年龄不等,态度不一。那时全团营区是开放式的,与驻地村里没有围墙相隔,老百姓可随时到服务社来卖点土特产。我总是喜欢凑上去与老乡们拉拉家常,问问当年的收成、家中的生活……家长里短交流一会儿,异乡孤独的岁月便有了色彩,有了柴火味,整天被训练战备绷得紧紧的神经也轻松了许多。

拉练时是保障包。挎包后面有个磨破的地方,颜色是黄的。这是在一次拉练中留下的印记。那次拉练到邻县的山区,除正常装备外,连队分配我多背一把短铁锹,是用来挖野炊灶的,我随手别在腰间。绿挎包有个缺陷,就是不好固定,跑步过程中上下左右晃动,很不舒服。拉练途中,包与铁锹不停地摩擦,长途奔袭,人困马乏,当时并未发觉,直到拉练回来清洗时,才发现包被磨坏了,我好生心疼,要知道那个年代服装每年发两次,可包就不一样,从入伍到退伍就发一个包,要是坏了或遗失了,可就麻烦了,因为在基层连队想买个新包是很难办到的。

这个挎包还是我的救命包。挎包前面下方有一条细长长长的痕迹,有些发黄变黑了,至今闻闻,似乎仍存有一丝硝烟味。我清晰记得,这是在一次演习中留下的。那天我负责埋锅造饭,平时非常熟练的话,那天挖了好久才挖好,接着怎么也生不起火,弄得我满脸黑烟灰。等米下锅后还未熟,出发号就

响起了。别的班战友都吃饱饭出发了,可我们还饿着肚子。演习在即,这样体力怎么跟得上?班长很是着急,赶忙下令让每个人都在挎包里装一点饭,插上吃几口。

进入阵地,演习开始,枪声大作,炮声轰鸣,硝烟弥漫。我和战友卧倒在草丛中,不时有火光从头顶急驰飞过,肚子这时咕咕直叫。战斗间歇,我赶忙将挎包移至胸前,快速抓一把饭塞进嘴里,谁知这半生不熟的饭卡在喉咙里半天咽不下去。恰在这时,似乎有东西在包上擦了一下,发出轻微的响声,当时并没在意。回到连队一看,原来是一块弹片在上面划过。好险啊,要不是包挡住,弹片从我身上划过,可就要受皮肉之苦了。事后,战友们都夸我这个包是“救命包”,让我一定要好好地珍惜爱护它。后来听新疆参战回来的老兵讲,要是在战时,挎包里还要装零散子弹、炸药、战备食品、备用药品,以及防毒面具,更是名副其实的救命包了。

从此,我对这个军挎包倍加爱护。考上军校后,我背着它到闽南出发,一路向北,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。学校里发了个黑色制式书包,替代了绿挎包。这个先前与我形影不离的包便被存放在贮藏室的箱子里。

一年三百六十日,多是横戈马上行。毕业后,我分在团机关从事文字工作,整天以笔为剑,平时工作中多使用工作包和文件包,绿挎包也就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,被贮存在家中的柜子里。

后来,我从师机关调到军区机关工作,这个绿挎包随着我多次搬家,渐渐地被我遗忘,尘封在了记忆的深处。

久久打量着眼前这个绿挎包,好似与同年战友在异乡陡然相遇,我心中很是激动。这个包是我成长的见证,在我青涩懵懂的军旅记忆中,给了我温馨美好的陪伴,里面不仅装着我深深的军旅情怀,还装着我的人生经历,更装着我的美好记忆……

全世界只有中国有汉画。
中国的汉画集中在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等地。

单是河南南阳,就集中了中国汉画的一半还多余。

除此之外汉画几乎是绝迹于世。除了东汉,几乎不再见到石刻的汉墓绘画。这应该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。或者说文化奇迹。

从五四运动时期,学界和文化界的人才开始关注这件事。鲁迅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批大家将目光投向了汉画,开始收集、整理、研读、展出这份文化遗产。南阳汉画馆就在这种环境态势中建立和壮大起来。现在在南阳汉画馆里的汉画像石有一千多块,建立起博物馆。郭沫若先生亲自为这个馆题写了名字,坐落在南阳卧龙岗旁边,成了现今人们学习浏览欣赏这种历史文物的圣地。

汉画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会是今天这模样?南阳的老人们还能回忆得起来,当年的汉画分布在南阳各地,散处在民间。除了鲁迅等知名学者,在普通民众心目中,它也不过是一种“有画的”石块而已。人们用它砌墙、垒猪圈、凿猪食槽、砌房基、修桥,城墙门洞和老桥下边的桥基都是这种物件。

当然南阳有“专业”的文物贩子早已盯上了它。把汉画从老百姓家收来了(当然是优质的汉画),然后把石头有画的那一面锯下来,做一个木框子。贩子们说这叫“上妆”,然后联络着转卖出去。英国、法国的这些文物商人就这样捞走了不少汉画。散落在各地的收藏商,他们手中的汉画石也大致从此而来。南阳的街道、商店墙壁、城墙基和大小桥上随处可见的便是汉画石。博物馆当初的收存活动,主要的收集方向就是从这里开始。文物局、文化馆、博物馆和文物爱好者一齐出动翻腾,才有了今天这个模样。

如今的汉画馆那可了得,除了收集石品,还要整理、研究。通过博物馆,向外国推介汉画。高大华丽的汉画馆内,齐整陈列了他们收集到的精品。馆内还有千余块汉画像石贮在库中,经常有专业人士照料它们研读它们。《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》也就应运而生,昭示于全国全世界。

这是怎的一回事?洛阳曾是汉代首都呀,怎的就不见汉画石、汉画砖这类东西呢?

我是关注汉画较早的一个学人,多少知道一点。汉画大量出在南阳不是件偶然的事。

我们来看汉光武帝刘秀,他就出生在南阳附近。(他出生在湖北的枣阳,而枣阳就在南阳郡的挨身毗邻。)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就在南阳的唐河,至今仍叫湖阳店。

刘秀是一个很顾乡情很重家乡实际发展的皇帝。他在制定国是时早已确定了“南都”这个概念,南阳和洛阳、西安并称为“三都”就是这个缘由。刘秀制定的国政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条叫做“职以任能,功以赏爵”——跟他一处打天下的人,他不亏待,用“侯伯子男”这类封爵,享受很高的待遇,但不再给他们地方行政职务。地方政务应该让那些没有战功,而行政能力很强的读书人来任职做事。这么一来,他们便没有事干了。

这些人通通到南阳去。集中在南阳管理。这通一做,可了不得。南阳在春秋时期,已是冶铁,制造业的工业重镇。东西汉又经杜诗、召信臣这些能官于吏悉心打理,农田水利,垦耕桑麻,均在全国早已处于领先地位——这又来一群!

这群人有地位有面子有钱,而且有闲。这下子南阳成了全国瞩目的首富之地。“驱车策弩马,游戏宛与洛”南阳

汉韵雄风

二月
月
月
月

的名声雀然跃起,是比首都还要好的地儿了。南都,不是叫一叫就罢了,而是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——文化休闲天下第一,生产进步,财政进步,天下第一!所以我认为南阳就是当时的上海,是在人们心目中可与首都并驾齐驱的地儿了。

现在的人有了钱买房子置产业。东汉时大批武将集中过来,他们有钱又没事干,干什么?修墓。地上是宫殿“王侯将相,第宅连云”,地下也是宫殿,是供这些贵族们死后享用的要分外用用心用意,要刻石注字铭记在墓——汉画也就应运而生。洛阳没有汉画馆,开封也没有,郑州就更不去说了(它当时真太小了),商丘也没有,唯独南阳有。除了我们馆藏的汉画,还有大量民藏的、未出土的石像,究竟有多少?品质如何?谁也不说准!

汉画馆就这样耸立在卧龙岗下。外头两个汉阙,大门内是“天禄辟邪”,向内便是一排排的画石。

画的什么东西?人物、故事、兵器、吉祥物、字画品类很多,还有大量的菱形方格和正方形格子、长方形格子等等等等。什么“二桃杀三士”,什么守阙石佣人物,什么主人生前生活取景,房舍库廩、兵器、各种华丽的墓道墓门、歌舞、射猎、车骑、狩猎、人兽相斗,品种繁杂。天风衣带,曲连流畅,人物形态,怪异奔放——这就是南阳汉画。

应该说山东还有汉画,河北也有,他们那里也在建汉画馆。我约看了看汉画的品类,总觉得有些不同,山东河北的汉画,规矩方正,格调严肃,规制整齐,不凌乱。南阳的汉画大约离着楚地较近,染上了楚风的缘由,大体显得自由奔放,线条流畅,人物歌舞间显得有些神秘的巫气。

我对汉画只是爱好而已,并无特殊的研读。它究有什么样的特征,还真是一下子难以说清。

就这样一个汉画馆,使这种几乎处于灭亡的文化品种又回到民众手中,成了我们研究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一方阶梯,汉画馆将是一种永恒的人文进步成果。

刘公岛沉思

■张少恩

刘公岛,沉重的岛屿。
当我从甲午海战纪念馆走出,阳光涌了上来,驱赶我心头的云浓。
抬起头,我看见一只鸽子,比阳光还明亮的鸽子落在岸边那尊英雄雕像的肩上——它咕咕地叫,抖动着翅膀,像是呼朋引类;又像是对我提醒:一个盛世的年代,幸福有着巨大的存量。

鸽子,多么美好的譬喻,平和而温驯,它最适合做天空的徽章。但它善良的翅膀并不会阻止巨测的野心,磨牙的贪婪——觊觎与阴险……它不会压下战争的硝烟,拂去大海的风险。

我懂得忧患与安乐的辩证,阴与晴的玄机——茫茫的海,有多少深渊,隐匿着多少风暴——重重的危机和忧患。

那场晃动的战争——
崩裂的大海,倾斜的天空,烧焦的太阳,溺水的火焰……蒙太古一样在我

脑海中闪现,挥之不去……
我轻快的脚步被历史的烟云牵绊。
屈辱还在那陈列,伤口仍在展览,累累的疤痕蓄满历史的剧痛——一个民族悲壮的模式——让人唏嘘不已,感慨万千。

我用凝重的目光追问北洋水师留下的遗物——望远镜、指南针、克虏伯大炮……它们面面相觑,哑口无言。其实,还用说什么——因为懦弱,铭刻屈辱。

必须懂呀——
幻想不是现实,自强方能自救,强大才有和平,上苍不为腐朽者撑腰,赐予得胜的法宝。你必须站起来,拥有丰沛的力量,蓬勃的锐气……

扑啦啦……那只鸽子飞走了,被划开的阳光弥合了平静。英雄的肩上依然是天空和大海蔚蓝的任重……



边寨和歌(中国画)

张卉作

长征

第4187期

文学 作品

梦的故乡

■孟雨

躺在无边的戈壁上
淡淡的、清凉的风
亲吻了我
勾起归家思念的心

仰望守护的这片天空
静静的、海样的蓝
平复了我渴望归乡的心
沉浸在幻幻的梦中
熟悉的、自然的声
迷醉了我,不愿醒来

故乡,故乡
我在远方思念你
梦中也会倾倒在你的怀里
凌晨时分,接过钢枪在岗位挺立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上屋场

■柳歌

坐朝南北,泥瓦土墙
十三间半房屋
朴实得像一位乡亲
站立在韶山冲里,透出
些许淳朴、些许羞涩
西邻的屋顶覆着厚厚的茅草
仿佛一袭长衫,遮不住内里的朴素

黑色的瓦片,在蓝天白云之下
横竖皆成文章
橘黄色的矮墙,光影斑驳
让人想起温暖,想起太阳
小小的天井,围出一个方正的世界
我知道,这是石三仔子
儿时的故国与山河

那些桌椅家什,依旧
端坐于室内。温暖的火塘边
依然有思想光芒四射
似乎就在昨天
那个冬日的早晨一声清脆的婴啼
与山外的一轮红日,一同冉冉升起

中国出了个毛泽东
中国是幸运的
韶山冲有个上屋场
韶山也是幸运的

上屋场,当你看见她的时候
你的目光是温暖的
而当你想起她的时候
你的心,是温暖的

唱起军歌

■赵玉亮

血与火磨砺的歌喉
一亮嗓
铿锵有力的绿色音符
便将青春的旋律舞动